

楔子 地底的墳墓別亂挖

一輛嶄新的寶馬在南都市的高架橋上飛奔，一個有些發福的中年人坐在車子後座上，左手拿著雪茄，右手摟著一個身材火辣的妙齡女子。

兩旁的景色飛快的在車窗外掠過，中年人彈掉手中的雪茄，將手伸向懷中女子那傲人的雙峰。

「韓老闆～～」女子妖媚的聲音讓前面開車的司機忍不住骨頭一酥，不過他馬上艱難地嚥了一下口水，識趣的將隔板升起。

後座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音，同時還伴隨著沉重的喘息聲……突然，中年人的手提包中響起一個男性嘶吼的歌聲，「你不要大驚小怪～～你不要那麼噏歪～～」

「靠！他媽的……」中年男人一邊大聲咒罵，一般把手從美女的衣服裏抽出來，接起了電話。

「哪位？」

「喂，韓老闆嗎？我是小梁啊，工地出事啦！」

「出什麼事？有工人摔死了？還是他媽的觸電了？不是早就告訴你，出了這種事情封鎖現場，給點錢，哪個不服想鬧事就往死裏打！這點小事還來打擾老子，沒用的東西！」中年男人顯然對屬下打擾自己的好事很生氣。

「不是的，韓老闆，我們工地裏挖出東西來了！」

「什麼東西？別賣關子！」中年男人聞言，立刻提起興趣。南都是一個有兩千年歷史的古城，不少有名的人物都葬在這裏，以前也聽說過有工地施工挖出古墓的消息，說不定這次好運輪到自己頭上了。

「好像是一座古墓，裏面有不少寶貝，工人們已經開始搶了！」電話那頭的聲音興奮起來。

中年男人雖然胖了些，但是反應不慢，當下腦子轉得飛快，挖出古墓是運氣，能不能把古墓裏面的東西變成大把鈔票看的就是實力和手段了。

這種事情最重要的不是挖東西，而是封鎖消息，想到這裏，中年男人心裏有了打算。

「別慌！馬上讓黑子他們過去，誰他媽敢搶老子的東西就打斷他的腿！我馬上就來，還有，今天工地挖出古墓的事情要是傳出去，你就直接滾蛋吧！」

說完，他馬上掛斷電話，吩咐司機，「老萬，馬上掉頭，去工地看看！古墓，靠！真是財運來了擋都擋不住啊，哈哈。」

「韓老闆，到時候可別忘了我呀，人家想要那款蒂芬妮的新項鍊。」妖媚的女子像蛇一樣纏了上來，攬住男人的脖子撒嬌道。

「放心吧，小妖精，少不了妳的。」

—

南都市一處新建地的施工現場，今天不知為什麼出奇的安靜，挖土機、混凝土攬拌機都停止了工作，只剩下一輛推土機還在地基坑內運轉著。

一群黑衣人正嚴陣以待的守在四周，工人們探頭探腦的向坑內觀望，不時有人喝斥他們離遠一點。

寶馬跑車呼嘯著開進了工地，車剛停穩，中年男人就急匆匆的從車上跳了下來。一個有些禿頭的乾瘦男人一路小跑步迎了過去，「韓老闆，您可來了，黑子他們已經把現場控制妥當，那些工人都吩咐過了，諒他們沒人敢說出去。」

「嗯，古墓呢？」中年男人點了點頭，問道。

「就在下面，現在推土機正動著呢，您要不要親自去看一下？」

「廢物，讓推土機停下來，弄壞了裏面的東西你賠得起嗎？馬上讓工人下去給我挖，有東西立刻交上來！」

「是是，韓老闆，我馬上去辦。」

工人們得到命令，略微遲疑了下後馬上下到坑內。

墓頂已經被推開一個大洞，磚牆上隱約可以見到彩色的壁畫，但是曝露在陽光下，馬上失去了光彩，工人們用鐵鏟、撬棍慢慢挖開了墓室。

這是一間耳室，一般的古墓在安放墓主棺槨的主室兩邊，都會各設一間耳室。

這間耳室裏面的陪葬品不少，但大多是各式各樣的兵器，而且看起來都是唐宋以前的東西，因為其中混雜著一些青綠色的青銅器。

這些精美的兵刃在地下放了上千年，一接觸空氣就開始迅速氧化，原本鋒利的刀刃，已蒙上了一層暗淡的青灰色。

韓老闆雖然曾聽收藏古玩的行家說過一些古董知識，但畢竟是外行人，現在怕挖出古墓的消息走漏，也沒請專家來幫忙，就這麼自己開挖。

他印象中，記得以前聽人說過，耳室附近一定有更大的主室，於是不斷催促工人們繼續挖掘。

很快，幾個工人小心的撬開墓頂的沉重青石之後，一個巨大的青黑色棺槨出現在眾人面前，四周散落了很多陪葬的器物。

工人們把四周清理乾淨，試圖打開棺槨，但那青黑色的巨大棺槨雖然不知道放了多少年，卻依然堅固無比，任憑工人們怎麼撬，都沒有一絲裂縫。

「找把電鋸來，我就不信這東西是鐵做的。」韓老闆吩咐道。

隨即，在電鋸的轟鳴聲中，棺槨的蓋子被鋸掉了一大塊——坑內的工人們齊齊倒吸了口涼氣。

棺內是一具高大的屍體，穿著一套瑩白色的玉甲，詭異的是屍體上捆著一條鐵鏈，雖然已經鏽得不成樣子，仍然牢牢的固定著屍體。

「金縷玉衣？靠，這下發財了。」韓老闆一見那屍體上的玉甲，就知道挖出了好東西，馬上伸手招過屬下，「小梁，把那個東西運到我別墅的倉庫去，小心點別讓人看到了。」

夜幕降臨，南都市西城著名的富人區內只有零散的幾棟別墅亮著燈，慘白的圓月讓這裏顯得有些淒涼。

韓老闆從原先的興奮中平靜下來，終於可以好好看看他的寶貝了，只要保密工作不出問題，這東西一旦賣到國外那可是天價啊。

接下來自己就可以買更多的地、蓋更多的大樓，賺更多的錢，有更多的女人。也

許用不了幾年，自己就成為南都市最有錢的人，到時候就要風得風、要雨得雨了。

「韓老闆，韓老闆？」小梁的聲音把他從妄想中喚醒過來，「您還有什麼安排？要不要把這個抬到府上去？」

韓老闆翻了翻白眼，真不知道這個屬下的腦袋是不是被驢踢過，哪有人在自己家裏放個死人的？

「好了，今天的事情就到此為止，大家都回去吧。你們！」韓老闆指了一下站在車庫外面的一群工人，「回去每個人到總務那裏領五千元，算是加班費，不過誰要是敢把今天的事情說出去，就別怪我姓韓的不客氣。」

就在他說話的時候，一個年齡看起來五十上下的工人喃喃對著身邊的同伴說：「這東西身上好像有古怪，挖出來的時候還看到那玉上有符印呢，我以前好像在張先生家裏見過類似的東西，邪得很呢！」

「什麼？有什麼話大聲點！」韓老闆見他們在竊竊私語，於是怒道。

工人看他目露凶光，連忙說道：「沒說什麼，老闆，我們馬上走，保證不會有人亂說。」

很快，眾人都離開了。

車庫的門還開著，月光灑了進來，在月光下，古屍身上的玉甲散發著柔和的光芒。正打算離開的韓老闆突然感覺月光似乎發出一種難以言喻的森寒，他停下腳步，下意識的抬頭向夜空望去，接著他就感到一陣目眩，強光甚至讓他有一種眼球要爆炸的感覺，不由得抬起手來遮住眼睛。

透過指縫，他只看見那天空中的一輪明月光芒閃射，彷彿要從上壓下來似的，千萬道光線聚在一起，就像是閃電要朝他所在的位置射下來。

才想著，那股閃電就在他的驚呼聲裏，劈中了那具身披金縷玉甲的屍體，光芒在一陣暴閃中散開，無數道細小光線鑽進了玉甲內。

那屍體的眼睛隱約透出一道紅光，一閃而逝之後，十根慘綠色的長長指甲便從屍體乾瘦的指尖猛的伸了出來！

下一秒，一聲慘叫響徹夜空——

第一章 現代版黃石老人

為面試奔波了一天，劉小邦疲憊的往回家的路走，眼裏有說不盡的無奈和失望，身為一個路癡加熱血青年，這一次，他恐怕在人生的道路上也迷失方向了。

畢業已經好長一段時間，自己卻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，不知道是受詛咒還是怎麼了，他的人生自畢業後陷入無底的深淵——

第一家公司在徵才現場，收了他五千元保證金，許諾會給他一份月薪三萬的工作。誰知當他躊躇滿志的去公司報到時，見到的卻只有公司緊鎖的大門，和門外十幾個同樣滿臉茫然的年輕面孔。

第二份工作要好一點，每天就是寫些無聊的色情小說，寫無聊故事倒沒什麼，關鍵是薪資按件計酬，每件只有少少的一千塊，在南都市裏，這樣的薪水剛好能不讓人被餓死。

但拚了兩個月後，劉小邦崩潰了，再寫下去他自己都想去醫院泌尿科做個手術自

我了斷算了。

第三次最悲慘，他到一家公司做訪查員，待遇不錯，面試也很順利，可劉小邦忘了自己是個超級大路癡的事實……結果第一天上班，他手上捧著一份地址名單，無語問蒼天的徘徊在繁華馬路上，直到夕陽將他的影子拉得越來越長……

想到這些經歷，劉小邦抬頭望天深深歎了一口氣，在路口轉了彎，拐進巷道中。突然，他的腳不知道被什麼絆了一下，險些摔倒。

「怎麼搞的，什麼東西啊……」他剛回頭，卻嚇得差點跳起來。

藉著旁邊路燈昏黃的光線，劉小邦看到電線桿旁坐著一個乾瘦的老頭，他身上衣服破破爛爛，可以看到有血從頭頂不停流到發青的臉上，道道血痕怵目驚心——因為它是墨綠色的。

「整人惡作劇還是我眼花了，血怎麼是綠色的？」劉小邦雖然覺得奇怪，還是沒有猶豫的向老頭走去，打算不管怎麼樣，先將對方送到醫院再說。

就在他的手要碰到那個老頭的衣服時，一道蒼老的聲音響起，「不要碰我，孩子。」劉小邦嚇了一跳，楞了一下才發現是那老頭在說話，「老爺爺，你是不是受傷了？得趕緊去醫院才行，我先打 119 吧？」

還沒等他掏出手機，老頭再度開口，「不用了，沒有用的。」

「怎麼會沒用呢？對了，你家人的電話號碼幾號？我身上的錢不夠處理住院費用，還是先幫你聯絡家人吧。」

「呵呵，孩子，你很不錯。」說完，老頭看了身後幽暗的巷子一眼，艱難且奇怪的伸出了自己的中指。

劉小邦也跟著看了一眼，這才發現有隻黑貓站在那裏，遠遠望著他們兩人。

他頓覺一陣毛骨悚然，連寒毛都豎了起來，因為他發現這隻貓的眼神好像人一樣，盯著老頭惡狠狠的，就像要將他吃了似的，自己還是第一次有這樣奇怪的感覺。

「幻覺，一定是幻覺。」劉小邦不停的安慰自己。

「小夥子，我有些東西要交給你。」老頭從懷裏掏出一個破破爛爛的袋子放到地上，「記著，你要收好這些東西，千萬不要交給任何人。」

劉小邦看了看地上的皮袋，雖然很破，卻是用某種他沒見過的皮料做成的，袋口上則繫著一根杏黃色的繩子。

他小心的把袋子拿在手裏，發現裏面還有些小東西，正想問，老頭就說話了，「先不要急著看，收好它們，然後仔細記住一句話——七月十五鄒家祠。要是有人問起我，就這樣告訴他。」老頭說到最後，聲音越來越小。

「七月十五鄒家祠？有人問起你？員警嗎？還是你的家人？」劉小邦急切的問。但是老頭卻不再說話，只是掙扎著盤腿坐好，嘴裏默唸著什麼，隨著這奇怪的聲音，四周的空氣彷彿被吸引一般，不斷向老頭湧來，形成一個小小的旋渦，其中隱約可以看見有些淡淡的青氣被吸進了他體內。

老頭臉上的青色漸漸退去，最後在眉心的地方形成一個不大的黑點，墨綠色的血跡甚至也逐漸變淡然後消失不見。

「哇，老爺爺，你是哪家的武林高手啊？」劉小邦吃驚的瞪大了眼，覺得這一切實在是太神奇了，看到了眼神像人一樣的貓，還有會自己療傷的高人。

想到貓，他不由得又向巷子裏望去，卻發現那隻貓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不見了。

「一個飄零身世，十分冷淡心腸。百年黃粱夢醒，為誰苦來為誰忙……」一個頌吟聲突然傳來，聲音淒涼徹骨，等劉小邦再回頭看向老頭時，發現對方雙眼緊閉，一動也不動，他強忍著心中的恐懼，把顫抖的手指放到老頭鼻子下方……

等劉小邦從警局回到家中的時候已經是深夜，員警只是簡單的詢問了幾個問題，本來他想把那個皮袋交給警方，不過想到老頭臨終前的囑咐，最後還是忍住了。他的個性有些固執，既然答應了老頭會保管好這些東西，就不會輕易把它們交給別人，反正一個破袋子也不值多少錢。

而且警察似乎也對調查看起來像是遊民的老頭死因不那麼積極，劉小邦能感覺到，他們所謂的調查不過就是執行一下程序罷了。

至於那句莫名其妙的「七月十五鄒家祠」，劉小邦也不知該怎麼和警方解釋而作罷。

其實他沒把袋子交出去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，他之前拿起袋子的時候，發現裏面有幾樣東西，一向旺盛的好奇心瞬間被激發出來。

「不會是什麼肉骨頭、破碗片之類的吧……」劉小邦覺得以自己所向披靡的衰運來說很有可能，不過馬上又覺得老頭不可能要死了還和自己開玩笑，那樣的幽默感也太低級了吧。

剛進家門，劉小邦來不及換衣服，就馬上把皮袋放到桌上，解開了上面的繩子，拿出第一個東西。

那是一把小劍，大概有十幾公分長、一公分寬，從劍刃到劍柄都是同一種材質造的，劍身上隱約浮現著古樸的花紋。

這東西非金非石，也沒有開鋒，要不是它異常沉重，劉小邦還以為是塑膠製品。他在燈下仔細的研究了半天，也沒能研究出這到底是幹什麼用的，於是順手把它放在桌子上，又從袋子裏掏出另一樣東西，這次是個玉牌。

「或許是什麼古董也說不定呢。」劉小邦興奮的把玉牌捧在手裏，拿到燈下看個仔細。

玉牌大概只有火柴盒那麼大，邊緣上有暗紅的沁色，四個角上各有一個小孔，看樣子是個有年代的東西，不過不知道為什麼透著一股寒氣。劉小邦看了一會兒，就小心的把玉牌收進自己衣服的口袋裏。

皮袋裏最後一樣東西是本書，很薄一本，大概也就一百多頁，看起來很新，不過當劉小邦看到書的封面時差點氣血攻心——如果不是太過詭異、作假難度較大的話，他甚至覺得今天發生的一切都是某個電視節目的整人遊戲。

因為書的封面上印著一個火辣辣的裸女照片，幾乎只用幾塊三角形布料遮起重點，尺寸有些震撼人心的胸部上印著幾個字——劍仙的修煉方法及自我修養。

「這這這……這什麼鬼玩意兒啊！」劉小邦勉強壓住噴鼻血的慾望，正打算翻開

第一頁，卻感覺有些奇怪的看了看四周。

日光燈在這個時候狂閃了幾下，然後「啪」的一聲暗了下來，黑暗瞬間籠罩整個房間。

「怎麼回事？不會是燈絲燒掉了吧？」劉小邦把書放到一邊，又按了幾下電源開關，燈依然沒有亮，而且為了省電費，那還是他房間裏唯一的一盞燈。

「……算了，明天早上再看好了……」歎了口氣，他把書也放到桌子上，然後動作自然地縮進棉被裏，連衣服也沒換就睡著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陽光從窗外射了進來，劉小邦被照在臉上的光吵醒，伸了伸懶腰睜開眼睛，隨手抓起床頭的鬧鐘一看，立刻發出一聲慘叫。

「居然十點了，這破鬧鐘怎麼沒有響！今天十一點要面試啊，不知道還來不來得及？」他迅速刷著牙，然後用水隨便往臉上潑了兩下，幸好昨天衣服還穿著，不用花時間再換。

一把撈起背包，他把桌上的東西一古腦全掃進去，就急匆匆的衝出房門。

等到劉小邦滿頭大汗的衝到面試地點時，時間剛好十一點整，他在門口深吸了幾口氣，擦了擦汗，在心裏對自己大喊了幾聲「你是最棒的，你一定能成功」，便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物，帶著自認為最迷人的微笑，走進了要面試的公司。

「對不起，劉先生，我想您的學經歷不符合我們目前的徵才需求，如果以後有需要您這樣的人才，我們會再電話通知您的。」面試的是一個有些禿頭的年輕人，長得很粗野，說話卻細聲細語，但他所說的內容，卻讓劉小邦的心一下涼了半截。從大樓中走出來，時間正好是中午，南都市的陽光熾熱灼人，但是劉小邦卻覺得自己全身像浸在冰水裏似的。

他已經不記得這是自己第幾次失敗了，他只想找一份普通的工作，當一個大城市裏的平凡上班族，但老天連這點卑微的願望都不讓他實現。

沒有辦法，面試失敗，但日子還是要過，劉小邦坐上公車，悶悶不樂的回到家裏，他一進家門，就感覺到不對勁——

雖然平時家中也是散亂無比，但是什麼東西放在什麼地方他還是記得清清楚楚，需要的時候隨手就可以拿到，但是今天不同，很多東西和出門前的位置都不一樣了。

箱子和櫃子都有被打開的痕跡，裏面的衣服和書也都被翻動過，全部散在外面。他第一個念頭就是遭小偷了！於是把他背包丟在一旁，一邊整理一邊查看，卻發現什麼東西都沒丟。

他隨手放在床頭邊的幾百塊現金也被翻了出來，卻沒有讓人拿走，來人目的應該不是為錢，「到底是要找什麼呢？我這裏又沒有值錢的貴重物品……」

他想來想去，完全想不明白，最後只好放棄，反正也沒丟什麼東西，自己以後小心點，別把錢放家裏就是了。想到這，劉小邦沒特別在意，連報警和告訴房東都懶了。

簡單收拾了一下之後，他又跑到網咖繼續在求職網上投履歷，而且明天還有一家公司要面試，他得找一些資料準備一下。

要做的事情很多，他晚上很晚才回到租屋處，累了一整天，劉小邦洗完澡就睡了，完全忘了上午發生的事。

夜晚，四周一片黑沉，劉小邦睜開眼睛，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全黑的空間中，四周什麼都沒有，也不是自己的房間。

「這是哪啊？」劉小邦四下張望，什麼都沒看見，正想大叫時，突然發現身後有道光芒傳來。

他急忙回頭，竟看到了一個老人！

那老人不是別人，正是那天在巷中死去的老頭。

劉小邦倒吸了一口氣，以為是那老頭的亡靈來找自己了，連忙雙手合十，口中不斷唸著，「老爺爺、老爺爺，您可別來找我啊，看在我還幫過您、替您保管東西的分上，您該去哪就去哪吧，千萬別來找我……」

過了許久，沒聽見身前有什麼動靜，忍不住好奇的張開一隻眼睛，只見那老頭笑咪咪的看著他，身前浮著那把黑色的小劍。

突然，劉小邦看見那柄黑色小劍竟然散發出萬丈豪光，變成了一柄三尺長、閃著五色異彩的長劍。

劉小邦看呆了，瞪大了眼睛，那看起來就像電視上那種奇幻古裝連續劇裏的仙劍一樣。

此時，他又發現周圍的黑暗似乎不再是空空盪盪的，有許多人影接二連三的出現，可惜因為四周過於幽暗，他只能看到幾個模糊的影子，卻看不清他們的面容。接著，那本《劍仙的修煉方法和自我修養》從虛空中浮了出來，就停在劉小邦面前，書頁自動翻開。

但只翻到第一頁，書上的字便一個個飛了出來，圍繞著劉小邦上下翻轉，隨後排列成一行。

「觀心自在、無慾無求……」劉小邦看著那幾個字，喃喃唸了出來，他還沒思考這究竟是什麼意思時，卻驚訝地發現，腳下有一個陰影正在緩緩升起。

那陰影比四周的黑暗還要黑，像是要將他完全吞噬一樣，而四周那些人影也一個一個的消失了。

他低頭一看，就見那陰影化成一個怪物的模樣，張開大嘴朝他撲來！

「啊！」劉小邦大叫一聲，坐了起來！

他喘著氣，四下看了看，這裏還是他的房間，沒有什麼老頭、小劍，也沒有奇怪的人影和怪物，一切都只是夢。

「原來是作夢呀……」劉小邦大大吁出一口氣，拍了拍胸口，要自己別嚇自己。他試著回想一下夢中的東西，不過除了那把閃著光芒的寶劍，和「觀心自在、無慾無求」這八個字外，其他什麼都不記得了。

「觀心自在、無欲無求……究竟是什麼意思？」他皺眉想著，是要提醒自己，不要被慾望束縛住嗎？可惜他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慾望，只是想找個工作，好好生活

而已……

想著想著，劉小邦搔了搔頭，決定不再為難腦細胞，快速倒回床上繼續睡。

而這一晚，他再也沒有作夢。

第二章 翻臉像翻書一樣快

第二天一大早，劉小邦振作精神，背著背包又踏上了求職之路。

現實總是殘忍的，中午的時候，他又一次失魂落魄的走出了面試地點，雖然面試的主管沒有明確拒絕，但是失敗經驗豐富的他知道，「等候公司通知」的意思就是自己再一次被判出局了。

在便利商店買了一個便當，走到馬路邊的一處工地旁，那裏正好有幾棵樹木，擋住了正午毒辣的陽光。

為了面試，他早餐都來不及吃，現在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叫，也不想管太多，就坐在工地旁的水泥矮牆上，拆開便當盒包裝，狼吞虎嚥起來。

劉小邦正專心啃著一塊豬排，突然覺得背包裏面有什麼東西動了一下，於是放下便當伸手去抓，剛好一個轉頭瞥向天空，當下臉色發白！

「媽啊！」他驚叫出聲，也顧不得便當就朝旁邊一撲，「砰！」一聲巨響，一大捆鋼筋狠狠砸下，正巧就是劉小邦方才坐著的地方。

劉小邦驚魂未定的喘著氣，撫著胸口，心臟「怦怦」的劇烈跳動著，現在他只知道自己腳軟得站不起來。

他不敢想像萬一自己反應慢半拍，目前還在脖子上的腦袋就會像那堵倒塌、碎成石塊的矮牆一樣，被砸個稀爛。

這麼大的騷動自然引來了人群圍觀，沒多久，一個胖胖的男人就滿頭是汗的跑過來，看樣子是工地的工頭。

他一看劉小邦沒事，這才鬆了口氣，連聲道歉，「實在對、對不起，今天機器全都檢查、檢查過了，但不知道為什麼鋼索會斷掉，還好沒砸傷、傷您……」胖子因為緊張，一番道歉的話說得結結巴巴，也許是怕劉小邦要求賠償吧。

劉小邦想，怪事年年有，反正自己沒事就好了，也不想為難人家，而且那工頭看見他灑落一地的便當後，自掏腰包賠了他午餐錢，想想這樣就夠了，便沒多說什麼，轉身就往公車站牌的方向走去。

臨走前，他的視線掃過工地旁的一處街角，那邊有個穿大衣，背著一臺專業相機的男人似乎正望向這裏。

除了覺得這麼大熱天的還穿大衣有夠奇怪之外，劉小邦也沒多想，逕自在長椅上坐下等公車。

因為不是上下班高峰期，等車的人不多，但班次也少，劉小邦等了一會才等到自己要搭的班次。

他走上車，找了個單人座位坐下，而後，一個男人也上了車，正是那個在工地旁，穿大衣背相機的傢伙。

他一上了公車，先是目光複雜的看了劉小邦一眼，然後就選了他身後的位子坐下。劉小邦楞了楞，心裏覺得有些毛，憶起這兩天的遭遇，突然覺得很奇怪，自己在

南都市生活了幾個月，遇到的意外都沒最近兩天多，先是家裏被亂翻，接著又險些被鋼筋砸死。

再想起這男人在工地旁的模樣，加上現在鬼祟的行為，不禁讓他心裏感到一陣惡寒。

劉小邦提前一站下車，沒想到那個男子也一起跟了下來，而且還尾隨在他身後，甚至越靠越近……

他心中一驚，連忙拔腿狂奔，見到路旁的一個小巷子就彎了進去。

這附近是南都市的舊街區，周邊的街道已經不能用複雜來形容，簡直就是個迷宮，窄巷多，而且很多都七彎八拐的交錯，不熟悉的人走進來非常容易迷路。

劉小邦雖然是個路癡，但畢竟在這裏生活了好幾個月，一直沒找到工作，空閒時間就在巷子裏亂逛，迷路了好幾次才終於把這裏的路摸熟。

他不停在巷子裏面穿梭，沒多久，那個跟在他身後的男人就不見了。

看來終於安全了，劉小邦鬆了一口氣，從另一條巷子彎出去，準備去附近的滷味攤買些好料的，給自己壓壓驚。

剛走出小巷沒幾步，劉小邦就聽到身後一陣尖叫，隨之而來的是風聲呼嘯，他下意識的往旁邊一閃，一輛麵包車從他後方疾馳而來，正好和他擦身而過，幸虧他早已閃開，否則就要被撞個正著，但他的手臂還是被車子的照後鏡撞了一下，一陣刺骨的疼痛傳來。

劉小邦氣極了，他到底招誰惹誰，怎麼好像今天所有的人都和自己過不去呢？

看著那輛麵包車在前方緩緩停下，劉小邦一衝動，就跑上前去用力敲著車窗，本想破口大罵，但一透過玻璃看到駕駛的神色，才剛到嘴邊的話又吞了回去。

原來那名駕駛不知道為什麼，臉色蒼白、汗水混著淚水流得滿臉都是，劉小邦一下慌了，連忙去拉車門，沒想到輕輕一拉，車門竟然開了！

「先生，你身體不舒服就不要開車嘛，差點撞到人！要不要去醫院看一下？」他搖了搖駕駛，擔心的問。

那名駕駛沒有理他，嘴裏只是喃喃的唸著，「天堂，我看見天堂了……」一邊說，一邊不斷在胸口劃著十字，而且眉心處還沾著一個米粒大的黃色東西，像是臉沒有洗乾淨。

劉小邦一頭霧水，不知道這人究竟有沒有生病，但還是拿出手機打了 119，等到救護車來的時候，簡單交代了一下事情經過才離開。

走回家的路上，劉小邦越想越覺得不對，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但他直覺反應，自己現在正處於危險之中，似乎有人想要傷害他。

一件意外可能真的是意外，但接二連三的意外，就肯定是有人暗中搞鬼了。想到這裏，他腦海裏自然出現了下午回家時碰上的那個男人。

劉小邦加快腳步，現在離他住的地方已經不遠了，只剩兩、三條巷子，但這裏正是一條巷子轉彎的死角，平時行人就不多，現在更是安靜得讓人害怕。

他拉緊背包，正想快速通過的時候，卻迎面走來幾個年輕人，他們的頭髮染得花花綠綠，帶頭那個長得一張長臉，下巴略凸，像狗一樣的傢伙，更是把頭髮染得

跟彩虹似的，身上掛著一大堆耳環、鼻環之類的東西。

雖然幾個小混混看來不像善類，但劉小邦還是鬆了口氣。看不見的危險往往更可怕，幾個混混而已，只要不招惹他們，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。

然而他這次想錯了，領頭的混混頭子在和他擦肩而過的時候，故意狠狠撞了他一下，劉小邦還沒反應過來，就被幾個小混混圍住。

「怎麼，小子，撞了人就想走？」領頭的傢伙推了他一把，這種時候，劉小邦再遲鈍，也知道這幾個人肯定是故意來找碴的。

「你們想怎樣？」他有些緊張，畢竟對方人多勢眾。

「不怎樣，看你身上也沒什麼值錢的東西，這樣吧，把你的背包給我，我大人有大量，就不用你賠醫藥費了。」領頭的小混混指著他的背包說道。

劉小邦有些奇怪，這些混混不直接要錢，倒是打起他背包的主意，也許是覺得自己背包中有貴重的東西吧。

他不禁在心中苦笑，貴重的東西其實沒有，但自己的身分證、畢業證書等證件及履歷、錢包都在裏頭，雖然不值多少錢，但沒有了會很麻煩。

「怎麼了，小子，東西給不給，不給可就免不了要受些皮肉傷了……」那領頭的混混說著，伸手就要去拉他的背包。

劉小邦見狀，心中一急，抓住背包背帶用力一甩，重重的打在那混混的鼻子上，趁他吃痛後退時，把背包抱在胸前拔腿就跑。

那混混被劉小邦揍了一下，頓時雙眼通紅，咧開的嘴裏露出兩顆長長的犬齒，那齜牙咧嘴的模樣像極了凶惡的大狼狗。

「敢打我？上，給我追！我要活撕了他！」那混混咆哮一聲，聲音竟嘶啞得像狗在喘氣似的。

其他小混混在他的命令下朝劉小邦追來，他回頭一看，差點嚇得連命都沒了！

那些小混混竟然大張著嘴，伸出了長長的舌頭，那種長度根本就不是人類舌頭能達到的程度，而且在他們大張的嘴中，兩顆犬齒猛的伸長，散發著令人心寒的光芒。

「這是什麼東西啊！」劉小邦驚叫一聲，雙腿動得飛快，拚命的往前跑。

但即使如此，那些混混們還是輕易的追上了他，而且伸出了手抓向他的衣領和袖子。

「幹什麼！放開我！」劉小邦心臟狂跳，大口喘著氣，伸出手想揮掉由後方抓在他衣服上的手，卻發現那些手竟都長著長長的指甲，而且骨節暴突，看起來倒像獸爪！

他還來不及尖叫喊救命，身後傳來的巨大拉力就將他整個人往後拉倒，他本能的緊緊抱住背包，閉起眼睛準備承受接下來的劇痛。

就在這時，一陣微弱的香氣傳來，緊接著一道勁風從劉小邦身上刮過，幾個慘叫声配合著重物落地聲響起。

感覺到身後的拉力陡然消失，劉小邦縮起身子往地上一滾，免去了後腦杓和地板的親密接觸。

他急忙爬起後，就見幾個小混混倒在地上慘叫著，而身前，出現一雙以緊身牛仔褲包裹的美腿。

抬頭順著牛仔褲包裹的渾圓臀部往上看，一個穿著運動型小可愛、長長頭髮綁成馬尾的長腿女子正背對著自己，那個領頭的小混混被她踩在腳下，不停的求饒。

「快滾！別再讓我看到你們欺負人！」女子邊說邊抬起了玉腿，幾個小混混連滾帶爬的鑽進了小巷，轉眼就不見蹤影。

那女子轉過身，朝劉小邦走來，她的身材好得沒話說，皮膚潔白細嫩，只穿到肚臍的小可愛露出了她結實的小腹，手臂上有微微隆起的肌肉，不明顯，但是很健美，看得出這女孩有在練身體。

「你沒事吧？」女子走到劉小邦面前，左右看了看他。

她的五官很可愛，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唇，搭上那張鵝蛋臉，顯得相當清純，但眉眼間流轉的那抹風情，卻讓她多了點嫵媚的味道。

劉小邦長這麼大，還沒看過這麼美的女孩，當下看得癡了，等到人家問了第二次，才總算回過神來，「喔……我、我沒事……謝謝妳幫忙。」

女孩嫣然一笑，嬌俏的臉蛋上有兩個甜甜的酒窩，不由得讓他再次臉一紅。

「沒事就好，那幾個傢伙之前總在別的地方鬧事，被我教訓了一頓，沒想到跑到這裏來了，還好我到附近辦事正巧碰上。」女孩聲音軟軟的，帶了點撒嬌味道。注意到劉小邦手臂上有一處抓傷，她微微一笑，從口袋中掏出了一條手帕，抓起他的手臂替他止血。

「真不好意思，把妳的手帕弄髒了。」他尷尬的笑了笑，趕緊接過女孩手上的工作。

「沒什麼，不過是條手帕。」她爽朗的一笑，「你要到哪？我送你過去吧，免得又有不長眼的傢伙來找麻煩。」

「這、這怎麼好意思，我再過兩條巷子就到家了，真的不用麻煩。」劉小邦臉一紅，讓個女孩救了也就算了，還要人家護送回家，這像什麼話。

「沒什麼麻不麻煩的，我就要搬到附近了，也算幫忙鄰居嘛，對了……我叫月影，今年剛從大學畢業，現在在朋友的道館幫忙，你呢？」月影說著，又綻開一個可愛的笑容，推了他一下，示意他往前走。

兩人年齡相仿，路上聊得投機，不知不覺已經走到了劉小邦住的地方。

「謝謝妳路見不平，雖然妳說只是舉手之勞，但至少讓我請杯飲料吧！」劉小邦誠心的說道。

「既然你這麼過意不去，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嘍！」月影笑著眨眨眼。

一進家門，劉小邦把背包隨手放在桌上，請月影稍坐一下後，便瘋狂的收拾起散亂在房間各處的物品。

「對不起啊，地方太亂了，妳別介意……」他好不容易從一團混亂中找出兩個杯子，用衛生紙擦了下，正打算從冰箱拿出飲料，突然就聽到身後傳來東西落地聲。

「怎麼了？」他回頭一看，就見自己放在桌上的背包掉了下來，裏面的東西撒落一地。

而月影站在旁邊，有些尷尬的樣子，「對不起，我不小心把你的東西弄掉了。」

「沒關係，是我自己沒放好。」劉小邦不以為意的走過去收拾。「咦？這皮袋我什麼時候又放進來了。」三秒後他敲了敲腦袋，後知後覺想起那天自己胡亂掃了一堆東西進背包。

趁他沒注意，月影悄悄把右手背到身後，而她白嫩如蔥的指頭上，不知道什麼時候竟紅了一片，像是被燙傷一樣……

「小邦，那個小皮袋是做什麼的？怎麼看起來那麼奇怪。」月影問。

「其實也沒什麼。」他把皮袋放到背包裏收好，「說來你也許不信，這其實是一個老頭送給我的，不過那位老人家已經過世了……」他倒了兩杯茶，一杯放到月影面前，然後開始講起那天晚上的奇遇。

「小邦，你的心地真好。」月影聽完，一對大眼嫵媚的看著他，讓從來沒談過戀愛的劉小邦當下手足無措。

那天會去幫那老頭子，完全是自然反應，從來沒想過自己是在做什麼好事，現在聽月影這麼一說，頓時覺得很不好意思。

突然，月影眼神閃爍，竟微微透出一點藍光，「小邦，我好喜歡這個皮袋耶，看起來很特別，能不能把它送給我呢？」

她的話語和眼神似乎有種奇特的魔力，讓劉小邦一陣恍惚，馬上就想去拿皮袋給她。

這時，他腦海裏突然響起昨天晚上出現在夢中的「觀心自在、無慾無求」八個字，那八個大字在他腦中不斷迴盪，瞬間讓他從恍惚中驚醒。

清醒過來的劉小邦有些為難，照道理說，月影幫了自己那麼大的忙，一個別人送的破皮袋，不是什麼重要的東西，送給她也沒關係。

但這個東西是那個老頭臨死前託付給自己的，既然已經答應了好好保管，就不能反悔。所以他抓抓頭髮小心翼翼的拒絕，「改天我買一個更漂亮的送你吧，這個已經這麼破了，而且它是別人託我保管的，實在不好轉送給你。」

月影一聽，眼神當即凶光乍現，狠厲的目光從她那雙大眼中直射而出，看得劉小邦心一驚——不過是個破皮袋，怎麼說翻臉就翻臉。

「月影，你怎麼了？」他才開口問，不禁嚇了一大跳！

只見月影那雙烏黑大眼的虹彩突然放大，佔滿了整個眼眶，讓她的眼睛看起來漆黑一片，不但沒有眼白，連瞳孔也變得又尖又細，就像貓一樣！

她的臉部開始變形，變得有點扁平，耳朵也漸漸變尖，一對銳利的虎牙露到了嘴唇外，原本可愛的臉龐變得一點也不美了，看起來反倒像某種動物融合了人臉的樣子。

「媽啊！」那是什麼？變臉嗎？劉小邦被這突來的變化嚇傻了，驚叫一聲後，「砰」的跌坐在地上，全身不自覺的顫抖著。

此時，他聽見身後「嗡」的響起了一個聲音，回頭一看，竟發現皮袋中的那把小劍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飛了出來，正懸在半空中！

月影眼中閃著妖異的光芒，緊盯著那把懸空的小劍，右手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握

著一柄短短的彎刀，形狀像是某種肉食性動物的牙齒。

她面目猙獰，短刀在她手心轉了幾轉，瞳孔突然縮小，整個人也半蹲下去，修長的雙腿聚集力量，緊接著像一枝箭似的竄了過來。

她空著的那隻手抓向懸在空中的小劍，另外一隻手則用短刀俐落地向劉小邦喉嚨抹去。

刀刃上反射著寒光，眼看就要劃上他的喉嚨，劉小邦雖然拚命想往後退，但他發現自己的四肢根本使不上力，只能絕望的眼睛一閉微側過身，心中想著——我是倒了哪輩子的楣，日行一善沒積德就罷了，還惹來殺身之禍！

等了許久，預期中的痛意沒有襲來。他睜開一隻眼想回頭，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不料一個淒厲的尖叫聲猛然響起！

嚇了一跳的劉小邦雙手立刻抱頭，也跟著大叫。「啊——呃……不是我？」意識到不對，他抬頭一看，就見那把小劍正橫在自己身前，有血從劍尖不斷滴下。

順著血珠往上看，他看見月影的左手被破開了一個洞，鮮血不斷向外湧，而原本要劃向他的短刀竟然已被攔腰斬斷，斷口處一片焦黑，隱隱散發一股惡臭。

懸在空中的小劍自己調整了下方向，劍鋒直指月影的臉。

因為疼痛，月影臉色變得異常蒼白，她的五官也幾乎扭曲在一起，單膝跪地，大口的喘著氣。

小劍微微顫動，不斷發出「嗡嗡」聲，月影盯著劍鋒，豆大的汗珠從臉上滑落。接著，她口中發出一個奇異複雜的語調，片刻之後，兩道黑光竟從她眼中射了出來，黑光如同兩條黑蛇將小劍緊緊纏繞著。

小劍在半空中劇烈顫動，似乎在用力掙扎，但黑光卻越纏越緊，終於，它在黑光束縛下漸漸失去光華，「砰」的一聲掉在地上。

月影喘了一口氣，這個時候，房間內的空間突然一陣扭曲，傍晚時候糾纏劉小邦的小混混竟然出現在房間內。

領頭的那個傢伙手裏拿著一條鎖鏈，金屬在燈光下閃著幽藍的光芒。

「你們是一夥的！」劉小邦看到他們出現，雖然一楞，但馬上反應過來——傍晚的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。

「瘋狗，怎麼現在才來？」月影此時的臉色已經恢復正常，但左手的血還是沒有止住，惱怒的她理都不理劉小邦，逕自看向那個叫瘋狗的人。

「大姊頭，不就是個普通人類嗎？我以為您可以輕鬆的手到擒來，誰知道連您都受了傷。」瘋狗諂媚的笑道。

月影重重的哼了一聲，「你們知道我要拿的是什麼嗎？那可是劍仙的遺物！如果真那麼容易的話，我叫你們過來幹什麼？還不快過去把東西收起來。」

「劍仙？！」房間內的幾個小混混同時瞪大了眼睛。

「那傢伙順便也處理掉！記得手腳乾淨點，不要留下什麼把柄！」月影的小臉冷若冰霜，指了指劉小邦。

「是，大姊頭。」瘋狗說時，就揮著手中鎖鏈走向劉小邦，此時還有另外兩個混混朝小劍和皮袋走去。

劉小邦本來就因為發現自己被騙而怒上心頭，現在見這群不速之客不只要搶皮袋，還要殺了他，當然不可能乖乖就範。

從方才月影的態度看來，似乎對那把小劍很害怕，雖然他不知道什麼劍仙遺物的東西，但那小劍似乎是可以對付眼前這些人的武器。

只見他隨手抓起身邊的凳子，用盡全身力氣向瘋狗砸去，然後快速朝地上的小劍撲去！

誰知瘋狗竟然毫不躲閃，手中鎖鏈直接往凳子上一抽，「啪」一聲，木質的凳子立刻就被抽得粉碎。

「唷～～還想做垂死的掙扎呀！」瘋狗再次掄起鎖鏈，獰笑著向倒在地上的劉小邦攻擊。

第三章 書店處處是陷阱

就在這時，異變突生，雜亂的房間內突然又多了一個人，一個穿著大衣、背著單眼相機的男人——正是先前跟蹤劉小邦的傢伙。

那人正好現身在兩人中間，沒等瘋狗反應過來，他雙手做了幾個複雜的動作，一陣淡淡的金光從他手上飛出，擊在瘋狗的天靈蓋上。

瘋狗連慘叫的機會都沒有，身體猛的抽搐幾下軟倒在地上後，變成了一隻大狼狗。

劉小邦目瞪口呆的看著眼前這一幕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——人竟然變成了狗？！

但更讓他驚訝的還在後面。

其他幾個小混混見狀，全都一起撲向那個男人，只見那人不屑的冷哼一聲，雙手又做了幾個動作，一片金光從他腳下向四周飛速射開。

那些小混混們一沾到金光，身體產生痙攣現象，在倒地的瞬間竟全都變成了狗——有狼犬、牛頭梗，還有一隻凶猛的藏獒。

事情發生到結束不到幾秒時間，見自己帶來的手下如此輕易被人打倒，月影臉色大變，一張嬌俏臉蛋變得猙獰，雙手緊握，「鏘」的一聲，她雙手手背上各伸出四支鋒利的長爪，隱隱閃著銳利的寒光。

就聽她口中發出低吼，身子蹲得極低，大腿肌肉青筋外顯，下一秒，她彈身而起，速度快得只在空中留下一道殘影，眨眼間就來到男人面前，雙爪直劃而下。

在劉小邦眼中，他只看到月影整個人突然消失，同時男子面前兩道銀光劃過，速度之快，他完全無暇反應，但那名男子卻神色輕鬆的一個側身，月影積蓄全部力道的一擊就被避了過去。

她見狀更為吃驚，打從這個男人出現，她就知道他絕非等閒之輩。

為了奪取劍仙遺物，她跟蹤劉小邦來到他的住處，第一天在他房中沒找到，她猜這小子一定將遺物隨身攜帶，便在他會經過的路上設下許多陷阱想置他於死，然後再奪取遺物，誰知卻遭人橫加阻撓，逼得她只好親自現身，施展媚術打算騙得遺物。

現在想來，那個在暗中阻撓她加害劉小邦的神祕人，八成就是眼前這個男人了。月影知道他的實力之強，遠遠超過自己，所以一上來就使出全力，不敢有絲毫保

留，沒想到卻被男人輕鬆避開。她銀牙暗咬，知道現在不拚命的話，根本沒有機會脫身，一雙眼睛閃現血腥的紅光，當下，一顆淺綠色的圓形光球從頭頂升起。「妖丹？」男子一見皺起眉頭，瞟了眼自己的手腕，上頭戴著一個像電子錶的東西，小小的液晶螢幕上出現了「F級，能量指數 178」的字樣，「靠，探妖儀又出問題，有妖丹好歹也是個E級妖怪吧，有機會得找研究所的傢伙們好好交流一下。」

雖然嘴上這麼說，但男人依然神色自若，右手一摸口袋，竟從裏面抽出一把長五十公分的美工用鐵尺！

這時那顆淺綠色光球已經朝男人直飛而來，速度雖不快，但帶起的勁風卻將周遭物品全部刮飛，還在地上留下好幾道利刃劈過的深痕。

Crescent